



莫言：2014,你写了几页纸?

获奖后第一年,莫言“默言”了。倒不是没张口,而是没动笔。奔波于形形色色的活动,从北京到瑞士,从会场到校园,从这个开幕式到那个闭幕式。作为一个活动家,他无疑是劳模级的,但身为一个写作者,他的作品栏却留了白。莫言一年出品二十余部小说的架势一去不复返了,几十天写出一部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历史也渐行渐远。2013年,莫言笑称没有看过一本书,那2014呢?2015呢?

说到这里,他的朋友们坐不住了,说莫言也很痛苦啊,很多场合推也推不掉啊,推掉就得罪人啊!人情世故,身不由己,我们理解,但是并不赞同,他不应该周旋于觥筹交错间,我们需要的是高粱地里那片天马行空。(陈玮)



柳忠秧：拿奖靠跑,写诗靠吹

“此人诗写得差,推荐前就到处活动。”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一记炮轰,把诗人柳忠秧拉到了风口浪尖上,也拉开了鲁迅文学奖备受争议的序幕。

到底跑没跑奖,我们暂且交给法律去裁定,他的诗写得好不好,可是一目了然。有评论者直陈,柳忠秧的诗参评鲁奖是学院派的昏聩。不过,他本人还是很得意的:我的古体诗写得很好,是你们不会欣赏。今年初,柳忠秧干脆搞了个“诗歌作品研讨会”,主题就是称赞自己的诗歌,怎么好听怎么来!

参与者不乏大家。不过,这些人前去捧场,买的是柳忠秧的面子,还是背后那一长串协会机构的面子呢?真耐人寻味。不管怎样,能用毫无真情实感的寻章摘句,忽悠得专家们神魂颠倒,这也是本事。(魏新丽)



周小平/花千芳：在主流意识形态圈火了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,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——百度给予网络作者周小平、花千芳这样的“待遇”,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。

10月15日的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,作为网络文学的代表,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获邀出席。于是,网络公知、文化圈名人酸葡萄了:他们配吗?

他们的依据是:周小平的成名作《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》,把论坛上一些以讹传讹的东西拼凑起来,其中充斥的常识错误、逻辑谬误,让人不忍卒读;初中毕业的养鸡户花千芳,更是把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写成了八国联军!但是,他们毕竟在主流意识形态圈火了,因为他们的机遇、草根和爱国。(陈玮)



唐家三少：基层小白的精神垃圾

12月18日,第八届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震撼发布,唐家三少以5000万元版税收入持续领跑富豪榜。三少欣然笑纳,认为这归功于他近十年来的“笔耕不辍”。确实,日均码字八千,作品年销量超过2000万册,可以绕地球一周。超过三千万字的创作也瞬间秒杀金庸全集的八百多万字。

然而,有“铁粉”坐不住了:十年了,我们都长大了,唐家三少的文字怎么还动辄神刀、天珠、魔神,一成不变?唐家三少笑而不语:你们看腻了?爷还不伺候了呢!

于是,他果断放弃了这拨阅读水平见长的读者,继续收纳源源不断的粗浅欲望,享受点击量超2500万的功劳簿。(陈玮)



肖鹰：教授,记着您还是文化人

批完韩寒是“最大丑闻”,又批郭敬明“垃圾”,骂了赵本山低俗,又骂崔永元“有病”,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今年算是出尽了风头。不过,不是在他的哲学研究领域,而是在口舌之争上。

你去看看肖鹰的简历,他搞流行文化批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一个哲学教授,给社会找找茬、消消毒,本是好事,可到了2014年,眼见着肖鹰收不住口,怎么难听怎么骂,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

拿他和崔永元的骂战来说,两个文化人在微博上“脑残”“有病”地对垒,实在有点泼妇骂街的味道,全然失了风度,更别提什么公知的榜样力量了。

2015年,我们还是希望肖教授说话文雅点,多在学术上贡献点精神食粮。(张榕博)



周啸天：打油诗打倒鲁奖的第一人

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凭借《将进茶》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,鲁奖第一次颁给了古体诗。翻开他的诗集,里面的新闻体诗和口水诗,引来漫天非议,被网友戏称为“啸天体”。“炎黄子孙奔八亿,不蒸馒头蒸口气。”鲁迅要是看到自己的奖颁给了这种水平的作品,估计要被气醒好几次。

钻了体制的空子,捞来一个名不副实的奖项,明眼人都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道。有人说,挡住了柳忠秧,却没挡住周啸天;有人说,他的获奖是对古典诗歌的羞辱。他跟严肃文学开了一个玩笑,让鲁迅文学奖成了一个笑话,让围观者哭笑不得。

据传,某位名人称赞周诗“亦属绝唱,已属绝伦”。照我看,是“亦属胡闹,已属搞笑”。(魏新丽)



赵本山：大叔,淡定点

2014年本山大叔的心情大概可以用四个字形容:如坐针毡。自10月15日起连续缺席中央、省级和市级三级文艺座谈会,本山大叔淡定不起来了。

其实,没上座谈会的不止本山大叔,人家张艺谋、章子怡、郭德纲都没上——喔,也许不该把艺术家赵本山跟他们相提并论。人家没上就没了,依旧低头赚钱,可本山大叔不行啊,“激动得一夜没睡着”!

太高调了,结果把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这里来了,好像全中国只有他一个“艺术家”没捞着参加文艺座谈会,只有他一个人受了低俗的害,只有他一个人没忘记人民币——呃,人民的怀抱。

如今,本山大叔悲哀地发现,喜爱他的亿万观众,不过是墙头草,正所谓“视若珍宝之际,说你深入群众接地气;弃之如敝履之时,说你格调不够太低俗”。可本山大叔的表现,何尝不是一根急于出头和改变的墙头草呢?(张榕博)



乌青：无脑和反智

乌青,诗人,火了。不是因为诗好,而是因为诗怪。

“很白很白非常白,非常非常十分白,特别白特白,极其白,贼白,简直白死了,啊……”这是印在乌青诗集《天上的白云真白啊》上的主打诗——什么玩意儿?

奇葩的是,乌青的诗,图书编辑称其“具有很大的出版价值,是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”;著名青年作家、《新周刊》副主编蒋方舟亦发声:“对于语言,他有其他的野心。”

要说有野心,我只能从中看出他“反智”的野心。

读了他的诗,让人想起民间盛传的军阀张宗昌的诗:“远看泰山黑糊糊,上头细来下头粗;如把泰山倒过来,下头细来上头粗。”如果乌青也算诗,那这位被山东人民嘲笑了几辈子的大军阀可算是文学家了。(张亚楠)



韩寒/郭敬明：不就是商人么

今年的七八月份,郭敬明、韩寒这对“冤家”联手闹了一把中国大银幕。青年意见领袖韩寒的《后会无期》累计票房6亿多元,郭敬明的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总票房超13亿元。我们由此相信,电影票房成绩与电影好不好看并无确切关系。而且人们发现,虽然韩寒自称和小四“男女有别”,但两人越看越有“夫妻相”。

穿名牌、住豪宅,毫不讳言对物质的喜爱,郭敬明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物质主义的闪耀代言人;从“天才少年”、“青年公知”再到“国民岳父”,韩寒则顺应着一个一个标签,完成身份的跳跃。

可是,这么多年了,从写书到做广告,从做节目到拍电影,说白了,不就是文化商人么?装什么装?(张亚楠)



于正：厚黑学教科书

东方不败爱上了令狐冲,小龙女变身可爱的包子脸……毫无诚意的一部部雷剧,反倒成就了于正的“传奇”。

他很聪明,用低俗的剧本,迎合大众的浮躁,拿捏市场的软肋,炮制了一场场廉价的宴席。

鲜花与板砖齐飞,但再多的骂声都无法击溃于正。任凭风吹雨打,他自岿然不动,靠的是脸厚心黑的一股邪气。于正以自己的功成名就,书写了新时代娱乐圈的厚黑学教科书。

好在,这个时代并没有瞎眼。12月25日,琼瑶诉于正等侵害著作权案一审宣判,于正等四人败诉,被判赔偿500万元。(魏新丽)

